

老皇城里运粮河

□南京 姚晨

明朝初年,为保障应天府(今南京市)和周边驻军的粮草供给,朱元璋命人在皇城附近开掘出一条人工河道,时称运粮河。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今天的人如果想重新描绘出历史上运粮河的全貌已经非常困难。

从零星资料可以隐约考察出运粮河的最初流域,上游分别从淮门外和大胜关外的两处长江取水,至城内延二路秦淮向东,至七桥瓮湿地附近汇合转向东南,约莫十公里后在新开河东段分汉北折,再经由九乡河和七乡河返回长江。今天的运粮河早已支离破碎,难见完整流域,河流从七桥瓮向南经运粮河大桥后,在白下科技园又转向东北,穿过石杨路和运粮河路后,水面突然变窄,至天和路,突兀地建起一座水闸,运粮河戛然而止成了断头河。

作为明皇城最重要的漕运河道,几百年间,河上运粮船队、运木排筏络绎不绝。据说,即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舟楫通行,槌衣洗菜还是河上景致,河水清澈见

底,稍加沉淀便可直接饮用。到了本世纪初,河道开始多处截流,最严重的地方形成了近千米长的泔水塘,行人至此皆掩鼻侧目,匆匆而过。

近些年,沿河加大了环境整治和景观开发,崭新的住宅小区成片矗立,环境日渐优美开阔。徜徉在河边,望着眼前花园般的美景,人们一定不会再想起它曾经的辉煌和后来的苦难。

今日运粮河,两岸护坡植被丰富,阔叶的、针叶的、落叶的和常绿的,品种不少,错落有致,都是南京最常见的景观植物。沿河则多以池杉、水杉为主,高大挺拔的身姿与水面棕色倒影交相辉映,常有白鹭或栖息或飞行枝间。春夏季的运粮河是花的世界,各种花卉次第盛放,争奇斗艳。而到了秋冬,尤其在第一波霜降前后,两岸的树冠又呈现出另一派五彩的绚烂,银杏透着金色,无患子顶起橙黄,枫树更是鲜红得耀眼,骨白色的乌桕,三粒一簇,如原子结构般的紧实和精致,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异常招

人喜爱,松柏类的针叶四季保持着深深浅浅的绿,始终如一。树下的灌木也毫不逊色,结香枝头银絮状的茸球开始在渐黄的叶子中形成,南天竺红果累累,鲜艳欲滴,秋天最后的酢浆草顽强地绽放出或粉或紫的小花。

运粮河岸边常常有人在钓鱼,大多却不是真正的钓客,钓不着不着急,钓上了也不见多大惊喜,相互间不交流不切磋。长相思感的大爷不停低头拨弄着手机,三两支鱼竿伸入河中,鸟儿不时停留其上,他则并不专注于此,完全不见收获。不远处传来歌声,一位大妈正对着架起的手机做着网络直播。

南京曾经出现过许多像运粮河一样著名的古河道古水面,像青溪河,像燕子湖,或深远或飘逸,或灵巧或磅礴,如今大都无声无息地湮灭在了历史中。一条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紧贴着运粮河东路,三四节车厢,“叮叮当当……”缓缓行进,平静得像寻常日子。等待的人们总在期盼着它早点到来,可一旦错过,便成了往事,怕是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了。

清风满竹林

□山东泰安 管淑平

关于家乡最深的记忆,不是古巷幽邃,也非小桥流水,而是满眼翠绿的竹子。

我从小生活在南方,南方多茂林修竹。在我家门前,就有一片竹林。一眼望去,不见边际。葱葱郁郁的一大片,簇拥着山村,几乎将巴掌大的村落覆盖得严严实实。我曾对着竹林发呆,不知竹林的尽头是山,还是山的尽头是竹林。

竹,是安静的美男子。它们或形单影只,显现出摇曳多姿的灵动之身;或而成群,结成一片望不尽的翠绿的海。倘若有风吹过,细密如针尖般的叶子也飘飘洒洒地翩翩起舞,它们的身板却还是直直地挺着,直入云霄。竹的枝丫倚靠着枝丫,叶子茂盛,颇有一种连天之势。若是从高空俯瞰,那接二连三的竹,竟然悄无声息地结成了一张密密的网,重重叠叠,望不到头。若是风大了些,还会引得一阵狂舞,竹叶与竹叶相互依偎,也会有

几片或黄或绿的竹叶从高而笔直的竹梢上从容优雅地飞舞下来,足以惊艳人的眼眸。

小时候,外婆常对我说,千万别去竹林深处,为此,她总编着故事来吓唬我,说竹林深处住着妖怪,专门惩罚不听话的娃。有次,我调皮地闯入了竹林,一时之间竟分不清南北东西了。原来,竹子的生长大多是没有规律的,要长就长一大片,密匝匝地长着。而且,竹林的环境也颇为幽暗潮湿,这在农村人是看来缺少阳气和生机的,会积累和增长戾气,因此,不许小孩贸然进入。

北方的竹与南方的竹有明显的不同。南方之竹,匀称丰盈,常常连成一片,通常以竹林居多,当你身处于南方是很少能够看到稀疏单一的一竹子的。而在北方,竹子大多是纤弱瘦小的,且最多也就几十根,通常被用来当做园区景观供人观赏。我在北方生活多年,只见

过一两次大片的竹林,尽管竹的长势和规模一般,但仍然有林下生风的况味。

让我觉得颇为玄妙的,就是竹声。当你从竹林旁路过,就会听到一阵“沙沙沙”的声响,是下雨的声音吗?可是阳光还在,晴天怎会有雨声?原来,是风吹竹叶留下的一阵清欢。漫天的沙沙声隔绝了外界的杂音,仿佛世间只剩下眼前的一片天地,眼前的竹林和我。

还有一种和竹声相媲美的,就是竹笋的味道。柳絮飘飞的春三月中,竹笋蓄势待发,钻出地面。那种刚长出来不到一周的竹笋,最是厨房食材的好搭配。走进竹林挑选一两个,除去厚厚的竹笋壳后的竹笋,白而剔透,十分诱人。若是将其焯水后,与农家腊肉一同小炒,也是一道与人间烟火味儿有关的家常小菜了。

风来笑有声,雨过净如洗。夏日里,竹叶风声宜人耳。

外婆的酸梅汤

□广东深圳 任彩芸

时值初秋,南方的天气仍很燥热,此时一碗冰镇酸梅汤最能熨平我的心。提及酸梅汤,我喝过最地道的滋味,是出自外婆的巧手。一碗下肚,仿佛来到凉风习习的避暑山庄,顿感舒畅。

小时候,我常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,饶有兴致地看着外婆熬煮酸梅汤。只见外婆娴熟地拎起角落里的瓶罐,揭开盖子,依次取出烟熏乌梅、洛神花、山楂片、陈皮、甘草、桂花、冰糖。将除了桂花和冰糖以外的材料用清水冲洗一遍,倒入砂锅里,加水浸泡半小时。接着,用大火煮沸,再改用小火慢熬半小时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萦绕耳旁,氤氲的白气从锅盖的小嘴儿飘出,扑鼻的是一阵淡淡的中药味。我喜欢这种味道,于是深深呼吸着,妄图把它永远储存在我的胸腔。酸梅汤在锅里翻滚着,而我依偎在外婆怀里,听

她讲娓娓动听的故事,享受她手摇蒲扇带来的微风。

待熬煮好了,外婆先把冰糖放在搪瓷汤盆里,再垫上一块白纱布,接着倒入熬好的酸梅汤,把材料留在砂锅里,然后用筷子来回搅拌至冰糖融化。我以为已经熬煮完了,却看见外婆又往砂锅里加两碗水,大火煮沸后用中火煮一会。煮好后再与第一回的酸梅汤混合,撒上一小撮桂花,自然放凉。我趁外婆歇息,问道:“为什么要熬煮两次呀?”外婆摸了摸我的脑袋,眼睛笑成一弯新月,答道:“这跟熬中药是一样的,分为头煎和二煎。熬煮两次再混合,味道才醇正。”

以前还没有冰箱这玩意,所以,等酸梅汤晾得差不多了,外婆便从井里挑上一盆井水,将盛有酸梅汤的盆置入井水里。井水凉丝丝的,冰镇效果可与冰箱媲美。我

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,咽了咽口水。终于冰镇好了,外婆给我盛上一碗。只见酸梅汤色泽红亮,如红宝石般耀眼夺目。我赶紧咕咚咕咚猛灌一大口,冰凉振齿,酸酸甜甜。我心满意足地跑去外面疯玩,但仍惦记着家里的酸梅汤,时不时溜回去再喝一碗。

如今离家多年,每当酷热难挡,我总会想起那碗酸酸甜甜的冰镇酸梅汤。偶尔有空时,我也会按照外婆的法子,熬一锅酸梅汤。城里没有井水,我便把酸梅汤放冰箱里冷藏,盛出来时还会放些许冰块,用勺子慢悠悠地搅拌,冰块撞击的声音总会让我想起那句“世间情动,不过盛夏白瓷锅汤,碎冰碰壁当啷响”,多美好的声音啊!

细啜一口冰镇酸梅汤,慢慢咂摸,就好像走进岁月深处。恍惚中,慈眉善目的外婆,就在眼前。

红薯

□河北阜平 张金刚

老家一带,家家栽红薯。春风正暖,人们便开始整理红薯出秧的温床——“红薯炕”。挖一长方形深池,用黄泥抹了底面与四周,厚厚地铺一层筛过的细沙;将窖藏一冬细长的红薯种薯,挨个儿密密地码满一池,用细沙覆盖、抹平,轻轻地洒一遍水;在池面横几根木棍,铺上塑料布,压好四周,盖上草帘,这红薯便可安静出秧了。

几日,偶见塑料布内露珠满满,隐隐看到暗红、黄绿的颜色从中透出。撩开,柔嫩的秧苗已然破沙而出,意气风发,委实可爱。几番晾晒,几番洒水,几番闷盖。再看,十几厘米高的红薯秧已齐整地排满整池,如是整装待发的士兵,只待“栽种”的命令到来。

春雨透透地下过。清晨,一把一把地采了最高最壮的红薯秧,扛上铁锹,担上水桶,一家人便下地栽红薯了。将事先翻好的地,打埂,挖坑,施肥,浇水,耨秧,培土,压实。一连串动作,分工有序,麻利流畅,如是在田埂构成的五线谱上,点上音符,谱出旋律一般,既辛苦又有情趣。

数月不用管理,已经盛夏。路过田地,但见单薄的秧苗已然健壮,墨绿油亮的心形叶子密集如盖,遮蔽了整片土地;伸长的藤蔓舒展地爬满田埂,缠绕着,编织着,一根根绞在一起,打成一片。满眼的绿色乐了心情,但也忙坏了农人。天气闷热,弯腰在田埂间穿行,细细地将纠缠的藤蔓根根拽离,撩翻一次,以防藤蔓扎根,损耗养料;再除去杂草,方可完成。

秋风阵阵。墨绿的红薯叶日渐黯淡,行将枯萎。勤劳的妇女便挎了筐筐,或蹲或坐在地里,一片片

仔细地挑回家,熬成催肥家猪的上好饲料。几日,红薯地便被掐得光秃,只剩根根藤蔓相互构成密集的纹理,别有一番景象。秋霜来袭,叶片、藤蔓都被打得乌黑、干瘪,裸露出被硕大红薯块茎撑开的地面,条条裂缝如经历了一场轻微地震,从红薯苗根部放射开去;地面仿佛有绷紧的“喇叭”声,在向人们欢喜宣告:红薯熟了!

收获的红薯,可以直接卖给收购的商贩,换得现钱;也可就在地里擦片儿,晒成红薯干,用来磨面做饼子或是压馅烙,亦可用于换米换面。记得儿时,母亲还会将新鲜的红薯擦成丝,放在大缸里用水浸泡;一日后慢慢倒掉水,便可在缸底析出白白的一层红薯粉;晒干保存,过年可做粉条炖杂烩菜,夏天可做凉粉消暑。

其实,红薯还是窖藏最好。将红薯放在山里开凿好的地窖,贮藏数月,便可变得格外甜。寒冷的冬季,取几块红薯,蒸食、煮粥,那甜甜的滋味,便暖到了心底。最妙的当数烤红薯了,窗外雪花飘飞,屋内炉火正旺。烤在炉边的红薯“滋滋”直叫,香甜的味道弥漫一屋。剥开焦糊的外皮,露出热气腾腾的黄瓤、白瓤,烫烫地、吸溜吸溜地啃咬,品出了一年的甜蜜。

有时,会丢落一块红薯在某个角落。无意间发现,它已生出簇簇嫩嫩的、紫绿的芽子,洋溢着令人敬畏的生命欢喜。我亦欢喜地将它捧在手上端详把玩,继而泡在大口儿瓶里,搁置阳台,静观一株“水中薯”在阳光里生白根、长紫叶、串藤蔓,蓬勃第二春。

又到红薯熟了的时节,又开始怀念那丝丝缕缕的甜蜜。

故园秋枣红

□河南焦作 李东花

雨后天晴,拂面的风,有了凉意。一串串彤彤的大枣,如秋之深眸,点亮了秋天。

母亲翻看着日历,喃喃念叨:“是娘看闺女的气节了,要蒸大枣糕的。”

母亲的话,把我的思绪带回时光深处。老家的院子里,长着几棵枣树。几场秋风拂过,枣儿们便争着披上红袍。母亲一竹竿敲下去,惊飞了觅食的雀儿,圆溜溜的大枣哗啦啦落了一地。我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去捡,边捡边往嘴里塞。熟透的枣儿一兜塞,越吃心越甜。

那时,巧手的母亲便忙活起来,常常是帮东邻的枣糕刚做好,西家的已经等在一边。我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母亲,瞧着筐箩里淘洗好晾着的枣,趁母亲不注意,总是悄悄往口袋里塞。

雀儿在枝头喳喳叫,秋日的阳光明媚清透,母亲额头有细细的汗珠,她抬起胳膊用衣袖擦拭一下,继续忙碌。只见母亲擀一层饼,铺一层枣。枣糕的最上面一层是要做

图案的,面团在母亲的手里变得格外听话,三两下捏出活脱脱的小兔子,掐一块枣摁在上边,就是红眼睛。池塘的鱼、后院的花,都被母亲一一“挪”了过来,“种”在枣糕上。枣糕出锅后,母亲精心地给红花绿叶涂上颜色,那花、那鸟愈加生动鲜活,鱼游鸟飞,花枝缠绕,一颗颗红枣点缀其间,一副烟火里好日子的模样。

母亲的好手艺,惹得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眼馋,做出这样排场的大枣糕,人前人后给母亲挣足了面子。

后来,母亲跟着父亲来到小城,离故园越来越远。故乡老屋外的大红枣,依然年年满枝丫。绕树欢唱的雀儿飞进母亲的梦里,它婉转的歌声中可有母亲过往的年华?

秋日的风,吹浓了乡愁,也吹快了儿女回家的脚步。我去超市里拎了一箱红枣,匆匆往家赶。

母亲的手,摩挲着饱满圆润的大红枣,目光望向窗外,变得渺远绵长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4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